



宣統元年

精校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章

下子集註

告子盡心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桮棬也。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厄。厄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

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

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

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

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居反 旅反 區音 移揉 人九 反

下

孟子

告子

一

○端波流濛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

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也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

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

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

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

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

舛川  
上聲

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

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紛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

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

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

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

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

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最灸音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曰：吾弟則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灸，無以異於耆吾

灸。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灸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

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

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

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

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

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

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

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

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

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矣之意范氏曰

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

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端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

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

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本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

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然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

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

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從音師。恭者

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

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然。性雖本善

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

論去聲

藉音  
借

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

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粦音年。耰音

憂。饒苦交反。粦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

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

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

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

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

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

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

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

長音掌

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

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

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槃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

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

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

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

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浸寢音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

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桷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

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草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金音捨。與平聲。孔

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北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

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

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

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

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

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

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

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泊

咄音  
責啐  
音翠

喪易  
並去  
聲

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

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

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

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禮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

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

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生死猶不肯受躡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

種上聲

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謂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

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

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

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

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

下孟告子